

当代散文研究

论现代散文叙述者的可靠性

孙景鹏

摘要：研究现代散文，不能不关注其叙述者。散文中的叙述者大多是真实的，小说则不然；散文叙述者大多是作者本人，小说叙述者基本不是作者本人。与“散文叙述者”类似的是“诗歌叙述者”。散文的叙述者多为“公开的叙述者”、少为“隐蔽的叙述者”，这是由散文的特性决定的。以“公开的叙述者”为主是散文叙述者和小说叙述者的最大区别之一。虽然有的散文叙述者并不“十分可靠”，但散文叙述者一般来说是“可靠叙述者”；不同散文，其叙述者的“可靠性”往往也是不同的；称一篇散文的叙述者是“可靠的”，并不是说叙述者所有的叙述都是“可靠”的。在散文创作中，作者要尽可能地使叙述显得“可靠”，从而塑造“可靠叙述者”的形象，给读者留下良好的印象。

关键词：散文；叙述者；作者；叙述主体；散文叙述学；叙事理论

叙述学研究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谁在叙述”，这就牵涉到作者、叙述者和叙述主体三者的关系。“作者”和“叙述者”自不必多说，所谓“叙述主体”，即叙述旨趣的表达主体。西方叙述学将“作者”排除在叙述行为之外，用“隐含作者”替代“真实作者”，用“叙述者”指称叙述行为的承担者。这种说法不尽符合叙述实际，尤其不切合散文的叙述实际，应该加以改造。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这四大文类中，散文与作者的关系最为密切，散文作者往往直接出现在散文叙述之中，既是写作者，又是叙述者，更是叙述主体的主导者。因此，研究散文叙述学，考察现代散文的叙述主体，不仅要把“作者”纳入其中，还要格外关注“叙述者”。

一、何谓“散文叙述者”

叙述者(Narrator)亦称“讲述者”，即“文本中所刻画的那个讲述者”^①，或者说是“承担话语的‘陈述行为主体’”^②。“作者”是一个确定的、真实存在的、有血有肉的人，而“叙述者”只是文本中讲事情的那个人。不少读者往往把叙

① [美]杰拉德·普林斯：《叙述学词典》（修订版），乔国强、李孝弟译，第15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② [法]兹韦坦·托多罗夫：《文学作品分析》，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第7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述者误认为是作者,事实上二者并不是同一个人。要说清这个问题并不难,举个例子即可:冰心女士在散文集《关于女人》^①中,以“男士”为笔名和全书的叙述者,在当时就引发了许多读者的误读和猜测。

然而,韦恩·布斯(Wayne Clayson Booth)曾指出海明威的《杀人者》中“没有叙述者”^②,苏珊·林格勒说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没有叙述者”^③,查特曼(Seymour Chatman)甚至认为作品中“可能有一个叙述者也可能没有叙述者”^④……他们的论述似乎不无道理,且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但遗憾的是,他们都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没有叙述者,文本是怎么来的?显然,文本是被叙述出来的,要有文本,就必须有“叙述”;有了叙述,就必然有“叙述者”。同作者一样,叙述者也是“无所不在的”^⑤,对文本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叙述者就没有文本。“任何故事都必然至少有一个讲述者,无论这个讲述者是作为人物的叙述者,还是隐姓埋名的叙述者,否则故事就无法组织和表达。”^⑥胡亚敏不仅肯定了叙述者的必然存在,而且提及了叙述者的数量问题。毫无疑问,每个文本中至少会有一个叙述者,也就是说,存在同一文本中有多个叙述者“轮流叙述”或“交叉叙述”的现象。

祖国颂曾指出:“叙事学中笼统地称呼叙述者,不但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误解,而且还会带来叙述层次的混乱,使叙述者自身的许多艺术特征被忽视,甚至是被错误理解。”^⑦因而,我们需要就叙述者的层面展开探讨。一般来说,一部作品可以有一个或多个叙述层次,不同的层次对应着不同层面的叙述者。赵毅衡认为:“如果我们在这一系列的叙述层次中确定一个主叙述层次,那么,向这个主叙述层次提供叙述者的,可以称为超叙述层次,由主叙述提供叙述者的就是次叙述层次。”^⑧赵毅衡是从主次方面来划分叙述者的层面的。此外还有一种较为常见的分法,即把叙述者分成“文本层面的叙述者”和“故事层面的叙述者”。前者指文本中“最高层面的叙述人”,他“既讲述故事又编排组织文本”,是“全部话语行为的发出者”;后者指在“文本叙述中出现的、由文本叙述者提供的低一

级的叙述者”^⑨。这听起来似乎有些拗口,事实上并不难理解,一个文本必然会有一个文本层面的叙述者,他可以自己讲述故事,也可以创造(设置)一个代言人来讲述故事。如果他自己讲述故事,那么,该文本就只有一个文本层面的叙述者;如果他和代言人都参与了故事的讲述,那么,他就是文本层面的叙述者,代言人就是故事层面的叙述者。

有研究者认为:“内在于叙述中的叙述者应与非内在于叙述中的真实而具体的作者相区别。”^⑩叙述者不等于作者是一种共识,一般来说,叙述者存在两种情况,或是虚拟的,或是真实的(此叙述者就是作者本人)。散文中的叙述者大多是真实的,小说则不然,其叙述者都是虚拟的,并不等于作者,即便是自叙传小说,无论文中的叙述者“我”与作者多么相像,都不是作者本人。就像郁达夫的《沉沦》,虽然是以他本人在日本读书的生活体验写成的,且小说主人公是一位在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和郁达夫有较大相似之处,但显然不是郁达夫本人。一言以蔽之,散文叙述者大多是作者本人,小说叙述者基本不是作者本人。对此,只消举个例子就可以说明白。先看小说《祝福》,作者是鲁迅,叙述者是“我”,“我”毫不留情地批判了鲁镇人们浓重的封建思想,尤其是鲁四老爷的愚昧、守旧、麻木与伪善,这足以使部分读者把“我”看成鲁迅本人,但从“我”对祥林嫂关于“一个人死了

-
- ① 男士(冰心):《关于女人》,重庆:天地出版社,1943。
 ② [美]W. C. 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第169-17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③ [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第24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④ [美]西摩·查特曼:《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徐强译,第13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⑤⑩ [美]杰拉德·普林斯:《叙述学词典》,乔国强、李孝弟译,第153、154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⑥ 胡亚敏:《叙事学》,第36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⑦⑨ 祖国颂:《叙事的诗学》,第4、20-36页,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
 ⑧ 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第5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①的回答,以及对祥林嫂死亡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我”是虚构故事中和虚拟人物祥林嫂说话的虚拟人物,不是真实人物鲁迅。作者之所以不直接选用鲁四老爷、柳妈等人作为叙述者,而是额外虚拟一个人物“我”,有一个较为重要的原因:他认为故事里的其他人物不可靠,“认为他们没有能力或没有可能把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依照作者现在所需要的方式叙述出来”^②。再看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作者是鲁迅,叙述者是“我”,同时也是鲁迅,那个常常拔何首乌根的“我”,那个听了“美女蛇”的故事后在夏夜乘凉时“往往有些担心,不敢去看墙上,而且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的“我”,那个在冬天的雪地里用竹筛捕鸟的“我”,那个被送进三味书屋读书的“我”,那个爱在课堂上用“荆川纸”画画儿的“我”,^③正是儿时鲁迅本人。该文作于1926年,是鲁迅晚年对儿时的美好回忆,文中所写皆为鲁迅本人的亲身经历和真切感受。

与“散文叙述者”类似的是“诗歌叙述者”,多数诗歌的叙述者也是作者本人,诗歌中的“我”一般也指作者本人。《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④严羽说:“诗者,吟咏性情也。”^⑤何其芳指出:“诗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它饱和着丰富的想象和感情,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来表现,而且在精炼与和谐的程度,特别是在节奏的鲜明上,它的语言有别于散文的语言。”^⑥诗歌与散文类似,也是以表达作者思想情感、人生志趣、生命体验和审美思考为主的文体,虽然诗歌的想象力更丰富一些、语言更凝练一些、节奏更鲜明一些、形式更优美一些,但都改变不了其抒情言志的本质,而这一重要特征,正是诗歌与散文的共通之处。

二、散文叙述者的类型

纵观国内外,有许多研究者对“叙述者”进行了分类,为“散文叙述者”的分类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先看外国研究者的分类。其一,热奈特(Gérard Genette)根据“叙述者”在叙述层次上

的内外关系及其与故事的异同或者说是否参与故事,将其分为“故事外—异故事”(叙述者处于第一层,不参与故事)、“故事外—同故事”(叙述者处于第一层,参与故事)、“故事内—异故事”(叙述者处于第二层,不参与故事)、“故事内—同故事”(叙述者处于第二层,参与故事)四类。^⑦其二,韦恩·布斯先将叙述者分为“戏剧化的叙述者”和“非戏剧化的叙述者”,又将前者分为“可靠的叙述者”和“不可靠的叙述者”。^⑧其三,里蒙-凯南(Shlomith Rimmon-Kenan)曾参考热奈特的论述,根据叙述者“所属的叙述层次”将其分为“超故事的”叙述者、故事内叙述者、“次故事的”叙述者、“次次故事的”叙述者;根据叙述者“参与故事的程度”将其分为“异故事的”叙述者、“同故事的”叙述者;根据叙述者的“可靠性”将其分为可靠的叙述者、不可靠的叙述者。^⑨其四,查特曼在《故事与话语》一书的《导论》中指出:“叙述者可能是公开的”,“也可能是‘缺席’的”。之后,他在该书中专列一章,深入探讨了“隐蔽叙述者”和“公开叙述者”。^⑩可见,他将叙述者分为“隐蔽叙述者”“公开叙述者”“缺席叙述者”三种类型。其五,普林斯(Gerald Prince)主要从叙述者“介入性”的多少、

- ① 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第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② 王富仁:《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3期。
- ③ 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鲁迅全集》第2卷,第287-29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④ [汉]毛萑传述,[宋]朱熹辨说:《诗序》,第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 ⑤ [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第2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 ⑥ 何其芳:《关于写诗和读诗》,《何其芳全集》第4卷,第267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 ⑦ [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第17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 ⑧ [美]W. C. 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第169-172、236-26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 ⑨ [以色列]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姚锦清等译,第169-18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 ⑩ [美]西摩·查特曼:《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徐强译,第19、180-24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可信性”的大小、“自我意识程度”的强弱、“与被叙或受述者的距离”的远近等四个方面研究叙述者,将其分为多种类型,^①并非胡亚敏所说的“普兰斯在他的《叙事学》‘叙述者’一节中列出了四种叙述者类型”——“干预型”“自我意识型”“可靠型”“距离型”。^②

再看中国研究者的分类。其一,谭君强根据叙述者相对于故事的位置或叙述层次,将其分为“故事外叙述者”和“故事内叙述者”;根据叙述者是否参与其所讲述的故事且是否成为该故事中的人物,将其分为“非人物叙述者”和“人物叙述者”;根据叙述者可被感知的程度,将其分为“外显的叙述者”和“内隐的叙述者”;根据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关系,将其分为“可靠的叙述者”(可信的叙述者)和“不可靠的叙述者”(不可信的叙述者)。^③其二,罗钢根据叙述者“介入的程度”将其分为“缺席的叙述者”(在叙述作品中几乎难以发现叙述者的身影,也难以觉察出叙述声音)、“公开的叙述者”(在叙述作品中能听到清晰的叙述声音)、“隐蔽的叙述者”(介于缺席的叙述者与公开的叙述者之间)三种类型。^④其三,祖国颂从叙述层面上将叙述者分为“文本叙述者”和“故事叙述者”,前者指“文本中最高层面的叙述人”,其“既讲述故事又编排组织文本”,是“全部话语行为的发出者”;后者指“在文本叙述中出现的、由文本叙述者提供的低一级的叙述者”。^⑤其四,胡亚敏从“异叙述者与同叙述者”(前者不是故事中的人物,主要叙述别人的故事;后者是故事中的人物,主要叙述自己的或与自己有关的故事)、“外叙述者与内叙述者”(前者是整个故事的讲述者,后者是“故事中的故事”的讲述者)、“‘自然而然’的叙述者与‘自我意识’的叙述者”(前者隐身于文本之中,尽量不露出叙述痕迹;后者或多或少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并出面说明自己在叙述)、“客观叙述者与干预叙述者”(与前一种划分类似,但前一种划分的着眼点是叙述行为,这一种划分的着眼点是叙述者对人物与事件的态度)四个方面对叙述者的类型进行划分和阐发。^⑥

上述诸多分类中,相对而言,较为实用的是查特曼和罗钢的分类,也即将叙述者划分为

“缺席的叙述者”、“隐蔽的叙述者”和“公开的叙述者”三种类型。不过,叙述者同作者一样,也是必不可少的,正如“作者不能‘死’”一样,叙述者不能“缺席”;有时,叙述者看似“缺席”了,其实并没有,只是暂时隐蔽起来了或者隐藏得比较深罢了,只要深入分析,就可以发现叙述者(隐蔽的叙述者)。也就是说,无“缺席的叙述者”,叙述者大致可以分为“隐蔽的叙述者”和“公开的叙述者”两种类型。

“隐蔽的叙述者”(Covert Narrators),顾名思义,隐藏起来的叙述者;它只是隐藏在文本中而已,并非真的不存在。提到叙述者,不得不提到“叙述声音”:叙述者往往“通过自己的语言构成文本,作为一种语言学意义上的主体,叙述者显示自己存在的方式就是叙述声音”^⑦。在阅读过程中,有时“我们听见一个声音在叙述事件、人物、环境,但却不知道这个声音来自哪里,它似乎仍然隐藏在一个黑暗而深邃的地方”,这种声音就是“隐蔽的叙述者”的声音,它“能够以间接的方式来表现一个人的思想言行”。^⑧发出这种声音的叙述者只是隐藏起来了而已,并非真的不存在。“公开的叙述者”(Overt Narrators)与“隐蔽的叙述者”相对,如果我们能够在文本中清晰地听到叙述者的声音,或者说能在作品中明显地感到叙述者的存在,这个叙述者就是“公开的叙述者”。公开的叙述者的叙述声音一般来说可以分为三类:描写、概述、评论。这三类叙述声音的强弱程度各不相同,描写和概述相对较弱一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隐藏”叙述者的观点;评论相对较强一些,总是“暴露”叙述者的思想观点和情感态度。“公

① [美]杰拉德·普林斯:《叙事学:叙事的形式与功能》,徐强译,第10-1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②⑥ 胡亚敏:《叙事学》,第40、41-51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③ 谭君强:《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第二版),第56-70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④⑦⑧ 罗钢:《叙事学导论》,第216-232、216、221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⑤ 祖国颂:《叙事的诗学》,第21、30页,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

开的叙述者”即叙述者公开现身,其任务是“告诉读者他不能轻易从别处得知的事实”,比如,“概述过于琐细而不值得戏剧化的思想过程或事件,描绘有血有肉的事件和细节、只要在这种描绘无法自然地出自一个人物的时候”。^①至于是不是公开的叙述者,或者说叙述者有没有公开现身,正如查特曼所说,“由精确描写,亦即向受述者直接传达他需要知道的背景知识而标志出来”^②。如此一来,拿到一篇文章,就不难判断其叙述者究竟是“公开的叙述者”还是“隐蔽的叙述者”了。比如胡适的《我的母亲》,从“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地”及“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③等句便可看出该文的叙述者是公开的叙述者;又如丰子恺的《渐》,从“我觉得时辰钟是人生的最好的象征了”与“时间我觉得比空间更为不可思议,犹之时间艺术的音乐比空间艺术的绘画更为神秘”^④等句可以看出文中的叙述者也是公开的叙述者;再如钟敬文的《黄叶小谈》,文中的叙述者依然是公开的叙述者,仅从“一月来,我的心情的凄惶、纷乱,是有生以来所不曾经验过的”和“我忆起旧事来了,当我初进中学校读书时,颇喜欢胡适些歪诗”^⑤等句中就可以看出。不难发现,大多数散文的叙述者都是“公开的叙述者”,只有像沈从文的《街》这样的散文,叙述者才是“隐蔽的叙述者”。

散文的叙述者之所以多为“公开的叙述者”、少为“隐蔽的叙述者”,事实上是由散文的特性决定的。首先,散文的叙述者或是作者本人,或者只是一个叙述者,或是作者与叙述者的合体,大多数散文的叙述者都很明显,也即读者在阅读时能明显感到叙述者的存在,这些散文的叙述者显然是“公开的叙述者”;其次,一般来说,散文是最便于书写个体认识、抒发个人情感的文体,倘若散文中呈现了这些内容,那么,它的叙述者自然就是“公开的叙述者”;再次,散文自身的特性即决定了其叙述者在叙述时总会不由自主地“展现”思想、不能自己地“流露”感情、情不自禁地“表达”看法、不知不觉地“暴露”身份,这就形成了我们在散文作品中常见的公开的叙述者。

以“公开的叙述者”为主是散文叙述者和小说叙述者的最大区别之一。小说的叙述者,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都较为常见,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老舍的《骆驼祥子》、钱锺书的《围城》等,这些作品中的叙述者主要是“公开的叙述者”;再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海明威的《白象似的群山》等,这些作品中的叙述者都以“隐蔽的叙述者”为主。

综上所述,在散文研究中,我们可以按照“公开的叙述者”和“隐蔽的叙述者”对散文的叙述者分门别类,为进行更为深入、更加全面的研究做好准备。

三、散文叙述者是否“可靠”

学界一般将“叙述”分为“可靠叙述”和“不可靠叙述”两种。“可靠叙述”自不必多说,“不可靠叙述”其实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叙述策略,“对表达主题意义、产生审美效果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⑥。按照韦恩·布斯看法,“不可靠叙述”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涉及故事事实,一种涉及价值判断;也就是说,一种“不可靠叙述”是叙述者详述或概述事实时不够准确(甚至故意扭曲),另一种“不可靠叙述”是叙述者在进行价值判断时出现偏差。判断“叙述”是否可靠其实并不难:如果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一致,叙述就是可靠的;反之,则不可靠。在“纪实性叙述”中,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一致,叙述是可靠的;在“虚构性叙述”中,叙述者

-
- ① [美]W. C. 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第19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 ② [美]西摩·查特曼:《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徐强译,第20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 ③ 胡适:《我的母亲》,第1、3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
- ④ 丰子恺:《渐》,《丰子恺散文》,第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 ⑤ 钟敬文:《黄叶小谈》,蔡清富编:《钟敬文散文选集》,第18、20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 ⑥ 申丹:《何为“不可靠叙述”?》,《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

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因而叙述可能是可靠的,也可能是不可靠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可靠”并不等于“可信”。“叙述是否可靠是一个文本内的形式问题,我们所考察的是叙述者与隐含作者间的关系;而是否可信却是跳出了文本,是读者对作者的质疑”,比如特写、通讯等,叙述者表达的意思不仅是隐含作者的意思,还是作者的意思,叙述显然是可靠的,但不一定可信,因为作者有可能“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言不由衷。^①

以上是“叙述”的“可靠”与“不可靠”,与之相应,叙述这一动作的发出者(叙述者)也有“可靠”与“不可靠”之分。那么,散文叙述者是否“可靠”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要任务是搞清何谓“可靠叙述者”、何谓“不可靠叙述者”。韦恩·布斯曾指出:“I have called a narrator reliable when he speaks for or ac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orms of the work(which is to say, the implied author's norms), unreliable when he does not.”^②付礼军将之译为:“当叙述者所说所作与作家的观念(也就是隐含作家的旨意)一致的时候,我称他为可靠的叙述者,如果不一致,则称之为不可靠的叙述者。”^③另一种常见的译法是:“当叙述者为作品的思想规范(亦即隐含的作者的规范)辩护或接近这一准则行动时,我把这样的叙述者称之为可信的,反之,我称之为不可信的。”^④对于“Reliable”,前者译为“可靠的”,更常用;后者译为“可信的”,更准确。准确来说,我们这里讨论的是“散文叙述者是否‘可信’”的问题(本小节中的“可靠”一词可置换为“可信”一词),但因为中国学人通常运用“可靠叙述者”和“不可靠叙述者”的说法(译法),这里仍旧沿用。

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曾借用韦恩·布斯的说法,把“可靠叙述者”定义为“共用隐含作者之标准的叙述者,像隐含作者一样观照叙事中的事实”,把“不可靠叙述者”定义为“偏离隐含作者之标准和/或偏离隐含作者对叙事中事实的观照的叙述者”。^⑤因为“隐含作者”是“作者”的一个“替身”,或者说是“作者”的一个“侧面”,所以,为了便于理解、易于理解“可靠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可以从叙述者

与作者的关系入手:叙述者如果与作者一致(或相近),就是“可靠叙述者”;不一致,便是“不可靠叙述者”。因为散文的叙述者大多是作者本人,所以基本上是“可靠叙述者”;而小说的叙述者大多不是作者本人,所以基本上是“不可靠叙述者”。比如鲁迅的《祝福》,文中的叙述者“我”对鲁四老爷的迂腐、守旧、自私、冷漠、伪善等持批判的态度,对祥林嫂被摧残和迫害的不幸遭遇持同情的态度,通过对整个故事的叙述,无情地揭露了封建思想的毒害,控诉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联系现实生活中的鲁迅,足以让不少读者把“我”看成“可靠叙述者”——这就是有人认为《祝福》读起来更像是一篇散文(甚至有不少读者误以为《祝福》是鲁迅所写的散文)的重要原因。事实上,细心的读者仅从“我”回答祥林嫂“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⑥这个问题的内容中,以及“我”对待祥林嫂之死的叙述中,就能看出“我”是“不可靠叙述者”。退一步讲,就算看不出来,最起码应该知道该文出自鲁迅的小说集《彷徨》,由此也可基本断定文中的“我”不是作者本人,该文的叙述者是“不可靠叙述者”,进而可以悟出这其实是鲁迅采取的一种叙述策略,对该文的成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过,要严格地区分“可靠叙述者”和“不可靠叙述者”,有时并不容易,因为不少作品中的叙述者“很难被严格地归入可靠或不可靠之列”,其可靠性和不可靠性“并非一目了然”,“或多或少存在着在可靠与不可靠之间摇摆的情

① 方小莉:《叙述理论与实践——从经典叙述学到符号叙述学》,第152-153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

② Wayne C. Booth,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p.158-159.

③ [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付礼军译,第167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

④ [美]W. C. 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第17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⑤ [美]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陈永国译,第8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⑥ 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第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况”。^①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用叙述者的“可靠程度”或者说“可靠性”进行描述。

关于“散文叙述者是否‘可靠’”这一问题,原本有不少人基于散文的“真情实感论”而想当然地认为散文的叙述者都是可靠的;但经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认识到散文叙述者的复杂性,“散文叙述者都是可靠的”这个简单而又武断的观点显然不能令人信服,需要我们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

首先,散文叙述者一般来说是“可靠叙述者”,这没错,但不能绝对地说“散文叙述者都是可靠的”,因为有的散文叙述者并不“十分可靠”;其次,不同散文,其叙述者的“可靠性”往往也是不同的;再者,称一篇散文的叙述者是“可靠的”,并不是说叙述者所有的叙述都是“可靠”的,通常来说,一篇散文很难做到 100% 的“可靠”。比如莫言的年龄问题,不同散文的不同叙述者有着不同的叙述:莫言的父母说他生于 1955 年(“据父母说我是 1955 年生”^②),莫言的大哥说他“1955 年 1 岁 2 月 17 日上午 10 时左右,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河崖区大栏乡平安庄”^③,莫言的老师说他“20 岁参军入伍离开了高密平安庄”^④(莫言 1976 年参军,可见其认为莫言是 1956 或 1957 年出生,前者按周岁计,后者按虚岁计),莫言的战友说他“1957 年出生于山东高密”^⑤;就连莫言自己也有两种说法,一是 1956 年(“1956 年春,我出生在山东省高密县大栏乡三份子村”^⑥),二是 1955 年(“经过准确查证,我的出生日期应该是 1955 年 2 月 17 号”^⑦)。莫言的出生时间无疑只有一个,这么多叙述者中,显然既有“可靠叙述者”,也有“可靠性”打了折扣的叙述者。考证一个还在世的作家的生平,事实上并不困难,但为何会出现这些问题?唐小林批评称:有关“莫言家世考证”的讹误,在于“没有对考证材料进行仔细的甄别和分析,依靠的仅仅是莫言的一些散文,以及《莫言王尧对话录》中的有关内容,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莫言的许多散

文都是虚构的”^⑧。这种批评有一定的道理,在考证时,我们的确不能仅仅依靠散文,因为“散文叙述者的可靠性”并非 100%;不过,我们可以称莫言散文的某些叙述并不十分可靠,称其“许多散文都是虚构的”显然并不妥当。

人们普遍认为散文的叙述者是“十分可靠”的,在散文创作中,作者要尽可能地使叙述显得“十分可靠”,从而塑造“可靠叙述者”的形象,给读者留下“十分可靠”的良好印象。当然,也可能出现“不大可靠的叙述”,但要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和读者可接受的程度之内;否则,就会滑入虚假叙述的泥淖。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学研究”(22CZW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孙景鹏,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海峡人文学刊》编辑,福建省美学学会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散文。

-
- ① 谭君强:《从〈狂人日记〉看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6 期。
 - ② 莫言:《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杨扬编:《莫言研究资料》,第 28 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 ③ 管谟贤:《大哥说莫言》,第 224 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
 - ④ 贺立华:《性情莫言写诗语》,徐怀中等:《乡亲好友说莫言》,第 163 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
 - ⑤ 彭宏伟:《记我的战友莫言》,徐怀中等:《乡亲好友说莫言》,第 99 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
 - ⑥ 莫言:《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当代作家评论》1993 年第 2 期。
 - ⑦ 莫言、王尧:《莫言王尧对话录》,第 7 页,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
 - ⑧ 唐小林:《莫言的身世之“谜”》,《文学自由谈》2019 年第 1 期。